

李昂 施叔青 精品

台湾两才女

李昂 施叔青

小说精粹



台湾两才女

徐学 选编

李昂

施叔青

小说精粹

花城出版社

台湾两才女——施叔青、李昂小说精粹

徐学 编选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韶关粤北印刷厂印刷

(韶关市五里亭)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5.75印张 1插页 360,000字

1997年11月第1版 199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册

ISBN7-5360-2561-0

I·2201 定价:19.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编者前言

徐 学

台湾文坛，群雌并起，其最出色表现，在小说。多年前，她们的先驱，心智开阔的伍尔芙夫人（Virginia Woolf）曾说过：“女子一向在客厅的人来人往中讨生活，正可锻炼她们的心灵，来观察并分析别人的性格。这样的锻炼足以成小说家，而非诗人。”如今，台湾的才女早已不在客厅中讨生活了，她们足迹遍及世界，眼光注视八方。也许，急剧的社会转型使她们更多地面临生命困境；也许，女性的本能使她们更为真切实在，无闲也无心玄虚飘浮，才女们依然大多钟情于小说创作。

小说，在中国近代以前，一直是须眉独霸的文体。如今，却有众多娥眉于其中大扬其眉，这当然离不开女读者的捧场。台湾的女小说家都有相当傲人的销行记录，读者大都为她们周围困惑不安的姐妹，渴求着通过阅读，能将自己周围这个变幻莫测的世界看得更仔细、更透彻。

总是这样，女作家拥有各不相同读者群。台湾最大的书刊销售连锁店金石堂的一位负责人，曾透露出些许讯息。他说，此地初中和高中的小女生，大多是一些“三毛迷”和“席慕蓉迷”；大学女生最爱苏伟贞和朱天文、朱天心的小说；买廖辉英小说的多半是刚出校门进社会的女孩；而李昂、施叔青小说的读者常常是中年女人，精明强干的白领丽人和一些大约是刚发现丈夫有外遇

的女人。

施叔青、李昂（施淑端）姐妹及其作品，对于大陆读者已并不陌生。此次承蒙她们应允，在大陆首次推出她们的合集，我借此机会多说几句。

施家姐妹出生于台湾西部临海的鹿港，这里自宋元以来就是大陆移民登台的第一站，至今古城里还存留着不少石板铺路的狭长小巷和满布雕梁画栋的深宅大院，沿袭和流传着许多神秘而阴怖，浸透古老沧桑色彩的习俗和传说。

这两姐妹并非生在书香门第，却自幼饱受着神秘古朴乡间民俗的熏染。除此之外，她们的四姐，施淑，一位坚实勤勉的文学研究者，如今是大学里的文学教授，也给这两位深具艺术天赋的妹妹许多有益的教诲和影响，使她们自文学起步之初，便有了同龄女孩所不具备的相当广阔的文学视野。

她们的少年时代，正值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在岛内风靡一时。和当时的文艺青年一样，她们也喜欢追逐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喜好以存在主义和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作为自己剖析社会思索人生的出发点。

但她们毕竟有着自己的根，那就是鹿港。自少年时期，鹿港在她们的经验世界和心理投影中，便总是充满了神秘的超自然色彩，充满了死亡、性、梦魇和癫狂。

施叔青在她早期的小说中这样写道：

“鹿港曾经有过一段繁华的日子，现在繁华已去，没落成一个荒凉的小渔港。港湾的沙滩上，埋着零零落落的破渔船，船底朝天，让牡蛎吃出一个个黑洞。几张破渔网，挂在竹竿上，独自迎风飘荡着。沙滩上，有干死的鱼，腐烂的螃蟹，还有一两只泡得肿胀的尸体。从海港到市场的一条街上，有家卖香烛元宝的……右边有一家棺材铺……。从这条街岔进小巷里，不远便有一个专做渔郎生意的土娼寮，门口坐着一个肥大的土娼，穿着睡衣，露

出半边奶子，百般无聊的在哼着‘雪梅思君’。巷底的小酒馆里，一个喝得满面醉红的浪子，正在跟那个老得聋了的酒保，大声喊叫他昨晚跟那个查某干的淫猥的勾当。街上一个老疯妇，独自念念有词，在替她淹死海里的儿子招魂。她身后不远，两个扮黑白无常的人，拖着两条血淋淋的舌头，边走边舞，口里念念有词……”。

而李昂，从《花季》、《杀夫》到《迷园》，亦时常出现鹿港那鬼影幢幢般的阴森，一个充满着各种禁忌与未卜，具有不可知的破坏力的原始荒原式的背景。在这背景中，也必然有一种狂乱的情爱。

鹿港给予施家姐妹无尽的创作源泉。它使她们早熟，也使她们创作初始，便已自觉生活在一种荒诞窒闷的困境中，很自然地以此为出发点，思索着人性和社会的奇异神秘，有意无意地把性爱作为一种救赎方式，探求着女性的角色和出路。

1961年，施叔青16岁，她发表了《壁虎》，这是她的第一篇印成铅字的小说；过了七年，1968年，李昂的《花季》问世，那年，她也是16岁。《壁虎》与《花季》中对女性性心理的大胆揭示，将隐秘幽暗的心灵与扭曲、怪异、梦魇似的世界并置，预示了这对姐妹花未来的创作路向。

在生活富庶、教育普及、社会开放的台湾，早熟的才女不乏其人，但如施家姐妹这般，一出场便语惊四座，几十年下来并未冷场者实属难得。她们当然也并非无所依凭，其文学源头可上溯四十年代的才女张爱玲。

在写作风格上，她们延续了张爱玲小说的凄暗荒凉与颓靡华贵并举的美丽苍凉。在《香港三部曲》、《迷国》等长篇中，总见光怪陆离、鬼气弥漫——日渐衰落的显赫门庭，苍白痴狂的女人，死亡的威胁，罪孽的重负……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已出现了一些因性禁锢、性压抑而病态

的女性群——《金锁记》中的七巧和长安，《怨女》中的银娣，终生面临着情欲的深渊无法挣脱；《第一炉香》中的梁姑妈，《半生缘》里的顾氏姐妹，因贪慕富贵而葬送了青春，也都常年饥渴着。但张爱玲在女人与性的关系上并无意深究。施家姐妹则对当代女性在情欲与成长、性爱与爱情、禁忌与放恣等种种纠葛作了更为全面的洞照与剖析；既对碾碎了无数无辜者的“性即罪”的传统伦理掷去大胆质疑，也对柔弱女子遭受的性虐待作确切指证；性禁忌与性无知对青少年的摧残，凭借夫权的合法强奸，人欲横流社会中的性交易，都在她们的笔下无所遁形。

与前辈女作家尤为不同的是，她们刻划了一些经济上独立，事业上有成的新女性在性开放性自由环境中的不安与沮丧。

80年代以来的台湾，两性关系空前未有的开放随意。交往乃至交合的自由，并没有降低现代女性的孤独指数和苦闷指数，反而使她们遭受更多的困扰与创伤，根源之一仍在女性对待性的纯度与周遭污浊之间的落差。

一般而言，与男性相比，女子在寻找性对象时，总更注重内在的素质，更多地要求情感的沟通。所以，即便她已强大地足以冲破传统，大胆走入性的禁区，她们的性欲也往往是对情感的确认和庆祝，倘若没有精神之光的抚照，便自觉污秽恶俗；越有品味的女子越不愿意接受简单的泄欲，而力图把性作成抒情诗。然而，与这种要求形成强烈反讽的是，她们所可供选择的性伙伴，大都是富有却粗俗的猎色者、偷欢而不准备全身心投入的薄情人，所以，新女性感到格外不堪了。此种难堪与挫败在施家姐妹的小说中有淋漓尽致的表现。作者虽不愿强作解人，读者却可从中获取启悟。

本书小说卷的选编，因篇幅所限，许多中长篇只能割舍。为突出施家姐妹小说创作的特色，着重展示了她们在性爱方面的探索。这种探索是站在女性本位的立场上，对现代女性于自然存在、

社会存在和精神存在三方面所遭受的压抑甚至是蹂躏作大胆的反省。纵然不羁与无忌，却绝非低俗的色情展示和感官能刺激。女性读者，也许更多地从性的暗孔中窥视到自身的奥秘，咀嚼着自我追寻与自我突破；男性读者可能较多地体悟着，在性爱中不仅有“冲破一个约定俗成社会的最深刻的力量”，（李昂语）也有着转型社会中所蕴含的种种文化密码。

本书散文卷的选编，展示了两位才女文学世界中更为典雅与温情的一面，其中我们可以看到她们少年生活的侧影，周游世界的闲情，对古典爱情的憧憬，对人类困境的调侃……当然，散文中也仍有她们对女性困境的思索和诠释。为了让读者对其创作有更清晰的透视，我们还选入部分作者创作自白。散文卷中有些作品曾被作者收入她们的小说集，但照大陆的分类习惯，仍将其归入纪实散文与寓言散文，这无关大局，谨略加说明。

长久以来，女性总是艺术家喜好描绘的性别，她预示着繁衍，又象征着性爱；时而是美、爱情和丰饶，时而是恶、诱惑和堕落。神化她的人称“永恒之女性引导我们飞升”，妖化她的人咒之为蛇一般的阴毒。而对于自己的性别角色与性别存在，中国传统意义的才女总不外乎沉默——一种无声的哀怨。直至五四以后，才渐渐出现了敢于从灵与肉两方面大胆探究女性存在的文学潮流，本书的作品正是这方兴未艾潮流中高扬的潮头。相信它不但会被女性自身注目，而且也会受到超越两性偏见的男性的喜爱。

最后，还要感谢施淑教授为本书提供许多资料。

1997年5月于厦门大学台湾所

目 录

编者前言 徐 学(1)

第一辑 觉醒：性禁忌与性萌动

- 壁 虎 施叔青(3)
有曲线的娃娃 李 昂(8)
人间世 李 昂(25)
莫 春 李 昂(36)

第二辑 控诉：性虐待与性交易

- 困 施叔青(59)
回首·蓦然 施叔青(75)
杀 夫 李 昂(101)

第三辑 救赎：性放恣与性沮丧

- 后 街 施叔青(191)
生活实验：爱情 李 昂(220)
愆细怨 施叔青(238)
迷 园 李 昂(264)

第四辑 性之外：女人的挣扎

- 冤 施叔青(439)
票 房 施叔青(467)

第一辑
觉醒：
性禁忌与性萌动

我最高的信仰就是相信血与肉，血与肉比智能还要聪敏。大脑往往产生错误观念，血肉所感所信却总是真的；智能不过是缰索罢了。我所求索的一切都可直接向血肉要求答复，绝不受轻薄的精神和道德的阻碍。人的血肉之躯如同蜡炬之火，永远直立升高，然后渐渐消失。

——劳伦斯

一种深沉的美感来到我的心头，那是很久以来我再次遭逢如此凝重的美，近乎来自天国。它冲破一切障碍，宣布一个更加欢愉遥远的世界。

——李昂《海之旅》

壁 虎

施叔青

当我还是个少女的时候，我一感到厌闷不遂心时我就想结婚，所以我结束我的少女生活是太早了些，我并不抱憾，为的是人人都告诉过我婚后的日子是另一个奇妙的开始，因之自然也能忘掉被迫记着的以前许多事，我于是放心地置信着。促成我产生背叛自己意识去跟一个我并不十分喜欢的男人结婚是缘由他将带我远离，摆脱了少女时代一些折磨心灵神经的苦痛记事。可是而今两年了，我的丈夫并不因为我的执意离乡使他放弃那份可观的祖产而对我减少爱情，我反而在他过多的抚爱下变得丰腴而美丽，我竟渐渐地因着我的丈夫细致的体贴，生活得十分快乐起来，真像是我爱他而做他的妻子似的，这毕竟是十分可笑的一件事呵！我竟莫名其妙的好笑了。可是两年来秋的这季节，我们阁楼廊下的白壁间，总有三两只或好多只黄斑纹的灰褐壁虎出现。当夜晚我由我的丈夫极其温柔地拥着我走到我们的卧房时，这种卑恶生物总停止他们的爬行，像是缩起头圆睁斜狠的小眼特意对向我。每当这时，我都会突然自心底贱蔑起自己来，我始而感到可耻的颤栗，最后终是被记忆击痛。呵呵！果真我不该选择结婚忘却以前吗？

在西台湾，有时这也是雨季，洒洒落落的雨给人一身湿湿的清爽。哦，那年秋天，我十六岁，一个耽于梦及美的女孩子，轻度的肺癆使我辍学在家，而又正在妈妈丧亡的哀痛中，这情形使爱我的父兄更疼惜我这最小的女儿，也因为这，在我脆弱易感的

性格上有了极度病态的夸大倾向。我整日在混杂好几种不同药味的房里哭泣，喋喋和憎恶贫穷与孤单。在这期间里，我竟然夜夜梦着涂擦颜色，油亮亮的僵化面具，一个个围在客厅那面圆石桌上十分呆板地跳着、舞着，我知道这很使我本来轻微的病势加剧，而我也无可如何地任其自然。一直到我刚由省城学成的大哥的归来，我这才又兴高采烈地热爱起生活来。在故乡堆高了的秋日桥岸上，我和我的略嫌青苍的大哥一起索求那只有我们能懂的绝对的美，然后，我把微微发热的额头仰高，由大哥感人的嘴唇深深去思想一些什么。我的愉悦是波形。就这样，我们渡过一个个葦花红染的黄昏。

而终于有一天，我们必须像勇士轰轰烈烈地，去夺回即将失去的我的大哥及一切，那是一个要变成我的大嫂的女人的介入。我故意地盯视这粉碎我纯白的爱的人，第一眼我开始怀疑她的美含有多少不纯洁。我记得，那是他们订婚的当晚，哥哥陪同她到音乐厅作初次造访。她的来到停止了这一晚的音乐欣赏，这种少有过的中断很使家人们因突然激动而沉默起来。没有人，甚至我的父亲，对她说些欢迎的话，可是她却满不在乎地摆动她丰满的身体和挥霍她已经狼藉不堪的声名。朝北的弓形白壁的尽头，有三两只怪肥大的黄斑褐壁虎倒悬在墙上，这女人踱到那一角的步姿使我忆起她一如壁虎。她像不太有灵魂，她却爱生命，爱到可耻的地步。她已成就的少妇风情和微有些倦态使我感出她是生活在情欲里。这一晚，她带着不可解释的妖异离开我们的家。然而，十分可笑的是我失去大哥的惶恐和对这女人的恼恨竟很快消失了。大哥婚宴场面的豪华以及我们这轩颇现代化的建筑的落成，这些使我有好几天心里充满亢奋和一种夸耀的迫切需要。

当足以造成忙乱的事因都过去之后，我们平稳了下来，由爸爸领头，我们一家恢复昔时的生活方式。大嫂十分自动地加入每个晚间音乐厅内的名曲欣赏。

过了两三天，大嫂再也伪装不下去必须静静谛听的那种神情，她鲁莽地猛由她坐位中站直身子，神经质地吼叫：“我不要这些，我要满足，啊啊！我可要官能的快活呵！我们确是只有爱欲和青春呀！”这时，我们正欣赏名歌剧《浮士德》，大嫂的叫喊使人听不到男高音的演唱。全音乐厅的人涨红着脸，尤其是哥哥们。父亲并不看她一眼，走开了。我皱起眉头凝视她，可怕的是我发觉她的眼睛中炽烧着一种渴求什么似的饥饿。仅止是下一天，我的灵魂向上的么哥带着忏悔回神学院，他给姐姐的信上这样哭泣着：“使我不胜悲哀的是长年使心灵洗净的我竟也逃不出人的低卑的行为力量……”更惊人的是我的誉满门族的二哥教我弹琴的手指冷而且颤，他像沉浮在巨浪大海中，无暇思议自己，却有一层罪恶蒙黯他清朗的眼神。一个有风的日午，爸爸和我在机场挥别了他，只有我知道二哥决意留学且如许仓促离家的真正原因。我感到我的大嫂根本不值得去恨她。

往后的日子中我更懂些事，也更爱脸红了。每天晚上，当我咳得醒过来时，仅止是走廊对边，大哥房里细碎地传来笑浪，我感到无可比拟的羞辱，一种人的尊严被撕成片片。我再也睡不着去，只有一夜夜的失眠。后来为病情所需，我搬上楼住，发誓永不理会那个糟踏她所不能触摸到一切东西的女人。

大哥的迷恋罪恶使爸爸痛心，而他决意辞去待遇丰厚的工作跟大嫂排遣时间的方式震撼我们威望的门族。他们没有精神力量和一切秩序，只有披满酒与情，如同赤裸的壁虎，无耻存活，而在古风的小镇上，就如同我们这轩特样的现代建筑不被容允，我们灭杀了道德传统的价值。我只有整天对着一张张扭曲了的脸，无可逃避地作着回视。我害怕看到大哥紧闭尸灰的嘴唇。呵！我需要妈妈，妈妈伟大的爱心必能唤回过失的哥哥。可是，妈妈离开我们，好久了，我想哭。

就在这时，父亲不幸被卷入一个巨大的案子。事发的当天，两

个警察带走了我的年迈的爸爸；冰冷高大的建筑和深秋黄昏的死寂，这氛围使我透不过气。我在全然无助中甚至想到久未曾见的我的大哥了，我要告诉他，我们已经一无所剩，什么也没有了，而父亲，他在警局里。第一次推开门房，我走了进去，空酒瓶、香烟灰、腐朽的霉味、不堪入目的彩色照片、脏布片、衣服构成房内的全貌。我透过蒙蒙飘尘中看到床上两个睡熟的躯壳。他们斜卧着，大哥细瘦的胳膊紧压在女人敞开的前胸，他的另只手环住她裸着的腰间，模糊不清的谰语在大哥喉结作响。两只怀孕的蜘蛛穿行于女人垂散床沿的发茨。血奔涌上我的脸颊，羞辱使我调开眼睛，我一转身，抓起桌上的一把剪刀，抛向那贱恶的所在。我在破坏的补偿冲出房间。

之后，我病了一些时候，经过长久的治疗，竟连我的肺癆病也奇迹似地根治了。只是，甚至在我完全好了之后，我还是天天梦着一样的梦：我仰着脸，平躺在长沙发，我看到一张灰色的大网，网内有二十、三十无数只灰褐斑纹壁虎窜跳着。突然，它们一只只断了腿，尾巴、前肢纷纷由网底落下，洒满我整个的脸、身子，我沉沉地陷下去、陷下去，陷于尸身之中。

以后的两年，么哥回到镇上的教堂为上帝服务，我也学着信起教来，我们又把嫁出的姊姊接回来住。一个深秋极凉的清晨，父亲斜顶密密的细雨永远回家了。那案子的结果是由父亲两年监牢生活抵消。上帝并没有帮忙我，这栋楼房，尤其是那个空着的房间，秋天，以及音乐厅壁上的壁虎都必年年翻新我的记忆，这已经成为我湿湿的季节性病症。

就这样，我结了婚，奇怪的是我竟过着前所不耻的那种生活。我现在只是盼望，盼望着秋天赶快过去，那时，即使是廊下白墙上也不会有嘲笑我的可恶的壁虎了。并且最重要的，我需要毫无愧怍去接受我的丈夫的温存呵！

黑暗中偶尔传来低而不清楚的女子的笑声，似乎在一种完全

的解放和欢愉中所发的，而后，灯又突然亮了，牧师太太站在高台上，疲倦而且颓丧。

“合唱比赛已经取消了。”她说。

我想我是已等待到我想等待的，我站起来，看到市长太太白色斜依在椅子上的背，已完全裸露，似乎在传出笑声，低哑而干涩。

我走出这个大厅和它所有的一切，在大门外我又听到教堂的钟声，敲了五下。一时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也许一切都没有发生，也许今天我并不曾进入牧师的住家，不过不管发生与否，有一点我确知的是我必需考虑在以往练习合唱的这一段时间里我该做些什么。

(原载一九五八年文学季刊)

有曲线的娃娃

李 昂

1

在她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她就渴望能够有一个娃娃，一个有曲线的娃娃。但她的妈妈早已逝去，她爸爸的疏忽和家里的贫穷使她一直得不到所要的娃娃。有一段时间，她天天在墙角里窥视邻家的孩子和她怀里的大娃娃，那个女孩漫不经心的随地放置她的娃娃常使她觉得奇怪和不解，她模糊的会想到要是她有一个娃娃她将要好好珍爱它，经常抱着它。

她太想要一个娃娃了，所以有一天，当她抱着一卷被单睡觉时，突然想到她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娃娃，一个只要能够紧紧的拥在胸口的娃娃，她找来一些旧衣服，将它们团团的捆起来，再在近乎全长四分之一的地方用一条绳子系住。她有了她的第一个娃娃。

她永远不会忘掉第一个娃娃给她带来的嘲笑，即使是以后在丈夫温暖舒适的臂弯里，她还是要经常的想起它。每在这个时候，她总要细细的啜泣起来，丈夫就会轻轻的捧起她的脸，带着装作的却又有些不耐烦底轻松语调说：

“又是那个布娃娃！”

她自己也不甚清楚从那个时候她的第一个娃娃开始被叫做“布娃娃”。不过她想那该是在第一次向丈夫提起她的娃娃底时候